

战火中的青春

□吴仲三口述 吴宝三整理

1 冒着敌机轰炸去运粮

为了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保家卫国”的号召,我毅然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战勤工作。回到家中告知二老说:“我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已批准赴朝参战,我要走了。”父母听后,态度很平静,没有说什么。停了一会儿,他们只对我说了一句话:“能为国尽忠很好,忠孝不能两全,你去吧!”

铁力县组织了一支60人的抗美援朝担架队,编入黑龙江省民工战勤第十大队。1950年11月20日,我们开到丹东集合。夜里10点,步行通过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境内,跟随沈阳军区炮兵一师参战。

夜,黑森森的,一路之上硝烟弥漫,朝鲜的城市与乡村,到处是废墟。一位朝鲜老大爷告诉我们,中青年男女都到前线打美国鬼子去了……

这天夜里,星月无光,要下雪了。敌机在天空嚎叫着,寻找轰炸扫射的目标。清川江大桥已被敌机炸得七扭八歪,躺在封冻的江中。我们的工兵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刺骨江水中,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架起了临时浮桥,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跑过浮桥。各条道路上,志愿军队伍和炮车、汽车蜂拥向南挺进。这时接到一项命令,叫我到定州附近某地联络粮食,我立即带领通讯员崔振均(朝鲜族)出发了。

天放亮时,我俩来到定州,准备穿过城区,到后山去找朝鲜人民军粮食供给站。刚走不远,就听到飞机由远而近的嗡嗡声,抬头一看天空,从云层中出现24架重型轰炸机,护航战斗机冒着白烟在高空盘旋,霎时敌机像下蛋一样,劈头盖顶往下扔炸弹,一排排炸弹投到定州街内……

夏季的一天,我和联络员崔正基(朝鲜族),到铁原朝鲜人民军后勤供应站,联系吃粮。途中遇到敌机扫射又一次有幸逃过。从铁原回到驻地,已经是夜里9点多钟了,便连夜带领三辆汽车和装粮的民工出发了。我们坐车来到铁原附近一个不知名的山洞,刚把粮食装上汽车,从东山边打出两颗红色信号弹,不一会儿敌机就来了,向山洞口打了几炮,又开始扫射。子弹像暴风雨一样,我身旁有两名民工倒下了。等敌机飞走,我命令各车清点人数,上车出发。夜间行车时和驾驶员约定,我站在头车驾驶室后面指挥行驶,来飞机时向驾驶室拍打三下,闭灯缓行。飞机投照明弹时,借亮加速快行,听敌机发出的声音来判断敌机投弹或扫射时,拍打两下,停车防空。就这样同敌机周旋。黎明前,安全地把粮食运到了驻地。

2 山中活捉“美国鬼子”

第五次战役刚刚结束,民工十大队从汉江附近返回后方调整。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直觉告诉我,敌人的气焰开始沉没了。这时我们的飞机和高射炮出动了。敌机不那么疯狂了,有时也来骚扰,盲目扫射或投弹后,便慌忙转头向南方飞去。

一天中午,几个中队干部正谈论前线发生的事情,忽然听到敌机嗡嗡声。我判断敌机是奔江桥这个目标来的,忙从房中走出来,抬头一看,天空有四架轻型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从高空向下俯冲。地面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一齐向敌机开火,高射炮弹在天空爆炸,炸出团团白烟,敌机上蹿下冲,左右盘旋,企图冲出高射炮火的包围,将携带的炸弹一股脑投到江里。

不久,有架飞机中弹了,冒着黑烟逃去,又一架中弹起火,在空中爆炸,一个驾驶员跳伞了,空中悬挂着一个白色的降落伞,向后山飘去。我忙到屋里抓起枪向外就跑,一不小心,头撞在门框上,喻的一声,两眼直冒金星,一下坐在炕上,清醒过来后,用手一摸头上撞了鸡蛋大的一个包。我站了起来,不顾头疼,向对面的后山跑去。在后山不远的一棵大

树上,美国鬼子的降落伞被树枝挂住,随风一起一伏地飘动着。我冲到降落伞的跟前,不见人影,美国鬼子逃跑了。我借着树木掩护,向山里找去。这时志愿军、民工、朝鲜群众拿着武器冲进山来。忽见山头上空出现一架直升飞机,慢慢在山顶盘旋,不一会儿看见从直升飞机上放下一个软梯,这是准备把飞行员救走。怎么办?时间不等人,我抬手向直升飞机“哒哒”打了两枪,同时各处的枪也响了起来,一齐向直升飞机开了火。敌人的直升飞机害怕了,迅速升高,夹着尾巴向南逃去。

我怀着对美国鬼子的仇恨,向山里头寻找敌机飞行员。忽然发现亮光一闪,我忙隐蔽到一棵大树后面,仔细向前面观察,是美国飞行员对空中联系的信号板发光。这个美国鬼子像头大肥猪,足有二百多斤,背靠着大树坐着,像只受惊的兔子,东张西望,准备逃走。我忙靠在一棵大树后面,把枪架起来,要将鬼子击毙,突然一名志愿军战士冲了过去,大喊一声:“缴枪不杀!”美国鬼子慌慌张张跪在地上,忙举起拿枪的双手,嘴里叽里咕噜不知说些什么。几名志愿军战友把飞贼押走了。

3 救命恩人,朝鲜小姑娘

秋雨连绵,给马拉大炮带来一些困难,山高路滑,按指挥部指定的时间很难到达目的地。困难吓不倒我们,用人推大炮上山,把大炮拆开抬着走,按时到达了指定地点。

战斗打响了,我们的炮发出轰隆隆的响声,一排排闪着电光的炮弹,飞向敌群,轻重机枪和各种武器齐向敌人开火,前沿阵地的战士向敌人发起了猛攻。敌机在天空干嚎着,不敢投弹和扫射。敌人的防线被突破了,南逃的敌人溃不成军,大喊大叫,丢下尸体和伤员,没命似的你争我抢上汽车逃奔,我们紧追不舍。

子夜,追到了汉江,正准备兵进汉城,上级来了命令:撤退。听说是战略转移。

这次汉江撤退,敌人很快就知道了。他们进行了反攻,飞机、大炮、坦克与集团军,齐向我阵地压来。我军防线补充了一些新兵,由于没有战斗经验,虽然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反扑,在黎明前,中路的防线还是被敌人突破了。我们加速后撤。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我们从前线转到后方,在一个名叫龙登里的山沟进行休整。吃过晚饭,太阳已经落山了,心里闷得慌,便向对面的小山走去。当时以为敌机不会来了,加之有长期和敌机周旋的经验,凭直觉,听声音,就可以判断敌机是路过、盘旋、扫射、投弹,都可以对付它(防空)。加上我们的战鹰出动了,就放松了警惕。

我刚从前线下来,心中很乱,想到了死去的战友,看到惨遭敌人杀害的无辜的朝鲜人民,一幕幕呈现眼前,低头慢慢向山岗走去。突然有人猛力推了我一把,口中喊着:“道木(同志),边机拉扫(飞机来了)!”这时我像从梦中惊醒,回头一看,是一位十二三岁的朝鲜小姑娘。两架野马式敌机正在上空盘旋,知道自己暴露了目标,急忙和小姑娘一起趴在附近一块大石头的后面。敌机嚎叫着向我们扫射,哒哒哒,子弹像一阵急风暴雨扫了下来,打在石头上直冒火星子,敌机扫射后飞走了。

我站了起来,拍打一下身上的尘土,向小姑娘道谢。抬头一看,我怔住了,小姑娘受伤了。她的小腿中弹了,黑色的裙子上染了鲜红的血。小姑娘秀丽的脸蛋上闪动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正凝视着我,没有一点惊怕神色。我看看可爱的小姑娘,心中深感内疚,



吴仲三的奖状。



吴仲三(后排右)和战友们的合影。

忙从上衣兜里取出急救包,给她包扎受伤的小腿,心里一热,眼睛湿润了。小姑娘没有表现出任何痛苦,笑了笑安慰我说:“同志,不要紧。”

那天晚间,我想向领导请假,上医院去看望经受生与死的考验,失去了父母和亲人的小姑娘,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因为突然接到了上级通知,马上跟随部队转移,当晚就出发了。我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了龙登里驻地,队伍出发后,我面向东方,站了很久,默默切念:“亲爱的妹妹,再见了,祝你早日恢复健康!”意想不到,1951年12月1日,我们奉命回国,在当地群众为我们送行的队伍中,我竟然见到了伤势已经痊愈的这位朝鲜小姑娘。



程万林1954年5月于朝鲜与战友合影(后排左三为程万林)。

我叫程万林,2020年10月25日,我佩戴上了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1930年7月14日,我出生在河北省青龙县官场乡小峪岭后村,今年正满90岁。1948年10月,我加入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8军,在142师425团三营机炮连担任通讯员,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50年10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高炮62师606团的一名战士,我跟亲爱的战友们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直到1958年4月,我随所在部队作为最后一批从朝鲜撤回的志愿军官兵回到国内,历经八年之久,应该是在朝鲜战场战斗时间最长的志愿军战士了。1958年10月,我从部队转业,现居住木斯市。

在朝鲜八年,我经历过大小数十次战斗,先后担任过班长、汇款员、副排长、排长等职务,荣立过三等功一次。子弹曾紧贴头皮把我的帽子打飞,也曾把脚上布鞋的鞋底打断,还曾经被敌方飞机投弹掀起的泥土埋住全身,动弹不得。但每一次都能够逢凶化吉,死里逃生,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得自己实在幸运。

骑车送信遭遇轰炸险遇难

1951年10月的一天晚上,我所在的炮兵团接到上级命令,说部队侦察员侦察到某地一座山下有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新运来的数百门大炮和一大批武器弹药。为了炸毁它,志愿军空军准备在第二天早晨低空通过我方炮兵阵地,需要及时通知我们的炮兵不要射击,保证他们顺利通过。

这个命令特别重要,团首长命令当时身为通讯班长的我亲自去完成。因为团指挥所距离前方炮兵阵地有120里路,我担心公路被敌机炸坏汽车无法通行,就又带上了一辆自行车。

这个预想在我走到60多里路的时候真的发生了,公路被炸断了,工兵们正在抢修。

焦急地等待了40多分钟,路刚刚能够过车,我们就硬冲了过去。又走了40多里路,前方的公路又被炸断了,此时离任务完成时间仅剩一个小时,等待抢修肯定来不及了,我立刻抬下自行车,飞速骑了起来。

最后这20多里路程,我遇到了三次敌机轰炸铁路和公路,但只有通过

铁路我才能够到达炮阵地。时间仅剩20分钟时,我离炮兵阵地还有不到六里路,我顾不上头顶的敌机,拼命地往炮兵阵地前行。突然,一枚炮弹落在离我两米远的地方,将地面炸出一个大坑,我被翻出来的泥土埋在了坑边,自行车也被炸飞到几米之外。被埋的瞬间我还试图挣扎,却发现根本动弹不得,我心里一惊,心想完了,肯定是下半身被炸没了,随后就晕了过去。敌机飞走后,我被抢修铁路的工兵部队抢救了出来。我这才发现自己下半身还在,还能动。

时间紧迫,此时距离飞机飞过仅剩10分钟了。战友们帮我把自行车从坑里拽出来,我一看车子还没坏,赶紧骑上自行车一路猛跑,终于提前两分钟到达炮兵阵地,向指挥员传达了不要炮击2分钟后经过该阵地上空飞机的命令。2分钟后,我们的飞机顺利地通过了我们的炮兵阵地。半小时后,这批飞机又顺利从我们的炮兵阵地上空返航,我这才算完成了这次极其艰难险重的送信任务,心也终于落地了。

为送家书和汇款智“歼”敌机

1952年4月,我的工作发生了调动,由团通讯班调到团政治处担任民政助理员工作,负责一个团和两个独立营官兵与祖国来往书信的投递和往家乡汇款等工作。2000多人的汇款单得用半个月的时间才能抄写完毕。这么多的汇款和信件,每次在邮局办理汇款和邮寄手续就得两三天。

战士们汇款都很零散,总计两万块钱的汇款装满整整一个旅行包,携带并不方便。要从阵地往回返,步行不可能,只能坐汽车。而无论是晚上的车灯还是白天车轮扬起的尘土,都会随时成为敌机轰炸的目标,但为了让战士们安心,这样的生死之旅,我每个月都要经历两次。

孤身斗敌特逢凶化吉

1953年4月的一天,当我们行驶到离平壤150公里的路上,又遇到了敌机。这次的敌机很狡猾,它先在汽车前方投弹炸毁了公路,然后再扫射我们的汽车。公路被炸断了,汽车轮子都被炸飞了,我紧紧抱住装着汇款和书信的钱袋子,和司机一起跳了车,就势滚进路边的深沟里隐蔽。敌机飞走后,司机需要留下修车,我只能自己徒步带着汇款和书信继续往祖国的方向走。

大约走了10里路,我碰到了一台朝鲜人民军的汽车,打听到他们是往新义州方向,我就搭了车。但上车后,我发现车厢里竟然是空的,这不合常理,让我起了戒心。当时为防万一,我身上都带两把枪,其中一把藏在装钱的旅行包里。车又走了大约50里路后,经过一座山坡,我察觉到车上坡的速度异常缓慢,就躲在车棚里隔着玻璃窥察驾驶室情况,发现没开车的人正拿着冲锋枪往后边比划。我提前找好躲避位置,他果然悄悄下车,从侧面向车厢打光了整梭子弹,随后来到车厢后部想看我有没有被打死。他刚一露头,就被我抬手一枪打中头部。开车的司机听到枪声后拿出枪要对我开火,我反手一枪,打中了 he 拿枪的手腕儿,枪应声落地,他跳下驾驶室就往山里边跑。我因为带着汇款,没去追他。此时,车还在缓缓前行,我跳下车来,背着汇款袋徒步往前走。

没过太久,我们的护路人员就赶到了。几天后我办好汇款和寄信手续返回朝鲜,再次路过出事地点时,才得知我遇到的那两个朝鲜人民军打扮的人是敌人派来的特务,乘坐的

那辆汽车是特务们偷来的,专门在公路上给敌机指引目标。这是被我打伤手腕、跳车逃跑的那个特务被我护路人员抓到后交待的。事后回想起来,敌众我寡,也是十分凶险!

七十年时光匆匆而过,回忆起在朝鲜的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格外怀念那些为了祖国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而献出年轻生命的战友们。希望他们在天上能看到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的祖国如今国富民强,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輝道路上!



程万林1958年在丹东医院住院时与战友合影(前排左一为程万林)。



功臣简历。

8

黑龙江日报

2020年11月13日 星期五

周末

北国风

责编:曹晖
(0451-84691037)
执编/版式:毕诗春
(0451-84655933)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bbsc@163.com

【编者按】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本报10月30日刊发了《英雄赞歌回荡在北大荒上空》一文,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广受好评。本报编辑部陆续又收到了多篇志愿军家属寄来的老兵们珍贵的回忆,本期从中选编两篇文章,以续读者。



2020年10月25日,佩戴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的程万林。



程万林在朝鲜前线入党时的志愿书封面。

难

忘

在朝鲜战场的日日夜夜

一个90岁抗美援朝老兵的回忆

□程万林口述 程建国整理



扫码关注
北国风副刊